

探尋父輩的青春和秘密往事

讀金宇澄《回望》

2015年，知名作家金宇澄憑借長篇小說《繁花》摘得「茅盾文學獎」。《繁花》之後，金宇澄在2017年開年推出《回望》，其以非虛構的方式書寫父母的青春往事，嘗試着探尋一些父輩「爛在肚子裡」的秘密往事。

文：潘啟雯

「如果不是父親去世了，我絕不會寫這部作品。」金宇澄的父親金若望，「曾名大鵬，乳名玖生，曾用名丁玖、丁楚三、小丁、程維德、久年、邊星、子翊等」，之所以有這麼多化名，蓋因他曾是中共當年派入舊上海的一名情報人員，即所謂的「地下工作者」。父親曾坐過日本人的牢，後來又受「潘（漢年）楊（帆）案」波及。父親很少談及自己的過去，用他的話來說，儘管人生諸多波折，但比起當時很多同僚早已「不能開口」，自己幸運很多。「不響」——不說自己所受過的委屈，並沒什麼大不了的。

金宇澄的父親經歷了風雲激盪的大時代，《回望》彷彿在恢復那段曾經失落的記憶：血與犧牲、理想、青春、愛與守候以及歷史的宿命……這是關於金宇澄父母的記憶之書，也是父輩那個時代的故事。《繁花》是虛構的，《回望》是非虛構的，但兩部作品仍然形成有趣的迴響。《繁花》是金宇澄和同輩人的故事，《回望》「回望」的是他的父輩。某種程度上來說，《回望》是《繁花》的前傳，《回望》終止的時間正是《繁花》的開端，兩者相加，顯然正是20世紀截斷面的中國和上海。

「在場」與「尋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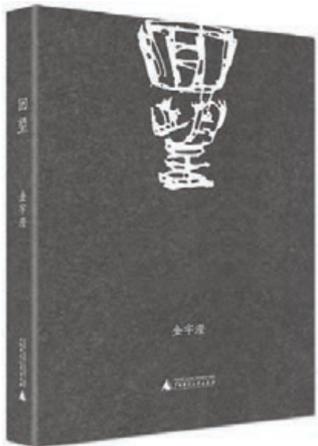
金宇澄曾寫了一篇回憶父親母親的文章叫《一切已歸平靜》。《收穫》雜誌主編李小林（巴金女兒）看到之後，便希望金宇澄繼續寫，覺得該文後面還有更多的故事。《一切已歸平靜》於是便變成了《回望》的第一部分《我的父母》。「平靜」，是一個兒子對父親晚年的觀視。一生在革命風雷中錘煉自己的父親，老境到來時，喜歡和曾經的朋友、同志互相寄明信片，「講無數舊話」，直到一個個友人離世。他還會伏在一部縮字本的《廿四史》前，用放大鏡看那些小字。金宇澄情緒複雜地寫道：「在漫長的人生中，已無法再一次尋找他年輕時代的神秘未來，只能在放大鏡下，觀看密密麻麻的過去。」

「我常常入神地觀看父母的青年時代，想到屬於自己的青春歲月……」回望往事，對金宇澄來說，是為脆弱的記憶留存樣本。2013年，父親去世。《回望》關乎父親和母親的記憶，因他們勇敢投身於歷史激流中，他們的記憶也就成為歷史本身。金宇澄找出父親的書信、日記、筆記，以及關於父親所在特殊系統的資料，擇取、拼貼，添加進了

自己對於父親的觀視和敘述當中，「遠看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如何應對他的時代，經歷血與犧牲，接受錯綜複雜的境遇和歷史宿命」。由此，江南古鎮、百年老宅、革命父母……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發展的縮影在口述歷史和旁白中定格。這一部分內容曾以《火鳥——時光對照錄》刊於《收穫》雜誌，也成為《回望》一書的第二部分《黎里·維德·黎里》。

父親走後，母親情緒很差。金宇澄陪她翻看舊相冊，向她問及往事。他請母親以照片為序，記下曾經的時間和細節。近90歲的母親認真地做了起來，廢寢忘食，這件事讓她內心平靜。母親的兩大本剪貼，呈現出「一個上海普通女孩的時光之變」。她的口述，成為了《回望》的第三部分《上海·雲·上海》。

對比發現，父親的故事，叫《黎里·維德·黎里》；母親的故事，叫《上海·雲·上海》。兩部分標題十分對仗：「維德」是父親從事地下工作時的化名，後來母親也一直這樣叫他，而「黎里」是維德的故鄉江蘇吳江黎里鎮；「雲」則是母親初二時為自己改的單名（多年後她想起來，覺得這個字有「彷徨無定」之意），她生長在上海，家裡開着銀樓，是資本家小姐。原本平行的兩個人，在特殊的時空中，在彼時交織着革命與浪漫的上海，並不令人意外地產生了交集……金宇澄走進了時光深處，遠看父輩如何應對他們的時代，經歷血與犧牲，接受錯綜複雜的境遇和歷史宿命，從青春直到晚年，從前神采



■《回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月版



飛揚，遭遇困厄，直至平靜。

《回望》始終保持一種「尋找」的姿態，章節之間明顯存有記憶的差異，比如父親與「堂兄」的情報工作關係及二人被捕入獄的細節，都有不同的解釋。年輕時代母親登上火車投奔革命，被家人拉回去關了一個月——也只有屬於母親的一章裡，才有了更生動的演繹……作者保留了那些局部的不一致，保留了「言說與記憶」的交錯狀態，保存了「在場感」和「尋找」的姿態。換言之，各種「聲音」同時存在，才成就了書中人物跨越時空而實現的交談，並成為將過去和未來聯繫起來的介質，讓人們接近記憶隱秘的另一面。

細節背後的刻意留白

在早前，《廿四史》維德是不讀的。在因「潘（漢年）楊（帆）案」被捕入獄之前，他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列寧主義問題》，自以為了解了蘇俄的複雜現實和尖銳衝突。其間有疑問，但不敢向任何人提及。1990年代，維德發現，這兩本四十年前紅得發紫的書已銷聲匿跡。在2010年的一則筆記中，維德寫道：「如今暮年默想，方知讀書的難處，人生短暫，讀不完那麼多書，何況，書未必有真理。初夏的風，吹進我的窗子，竹簾灑下淡淡的陽光，我擱筆沉默。問書書不語，自問又不能自答。」

金宇澄發現，母親的講述和父親的材料，兩條河流，各自流淌，慢慢交匯到了一起，構成了《回望》的整體內容。除了父母的回憶，他在《回望》中加入了意味更為複雜的各種引文，構成了不斷徘徊的回聲，也像揮擊出去的壁球，沿時間的軌跡反覆彈回來，循着新的線

索，劃出新的延伸線……《回望》的主題，除了回憶父親，大量家族舊照也是成書的另一原因。初選入書約有200張舊照，大部分來自金宇澄的母親，通過這些舊照，人們可看到一個上海女孩的「時光之變」。

母親回憶往事，金宇澄隨行和記錄，就如老人家說的：「是給自家孩子們看的」——撲實的寄托，令她去整理、剪貼那些舊事，直到廢寢忘食。對此，金宇澄寫道：「在梳理記憶的這段日子裡，她變得沉靜多了，彷彿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價值」；「花朵猶如人生細節，它有枯萎和乾癟的過程，如果你疏忽它的特殊性，它們將消失，而冷靜的歷史，僅是巨獸沉重的骨架，或許是無法失落的遺跡。對於歷史學者，粗線條的骨骼組合是重要課題，細節是輕煙與飛塵，也是流星，它難以捕捉。」

金宇澄承認《回望》並不是一個「標準的非虛構文體」或「人物傳記」。在他的關於父母故事的敘述裡面，在「意義」和「意思」之外，餘有許多空白，有充沛資料則寫，無則不寫，並不刻意將這些空白填補融合起來。作為一個小說家，他始終保留着對於「文體」的最大興趣，那種「七嘴八舌」的材料雜糅，或可顯現一個典型的小說家而非典型的調查記者、傳記作家、非虛構作者等面對和處理歷史真實的方式。

「人與群的關係，人與史的碰觸，彷彿一旦看清了某些細節，周遭就更是白霧茫茫……萬語千言，人只歸於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金宇澄在書的最後一個部分《我們回望》裡如是寫道。這些「細部」，容易風化，容易被遺忘，但它們又往往會成為個人最值得珍藏的樣本。

書介

圖文：草草

失控的歐元

作者：約瑟夫·尤金·史迪格里茲
譯者：葉容佑
出版：商周出版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大師史迪格里茲最新力作。他分析歐洲央行的盲點，說明為什麼撙節措施造成歐洲無止境的經濟停滯，並且提出三條可能的出路。這本書的分析不僅對於歐元的實驗很重要，它也提供了更全面的省思。過去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左右了全世界的經濟計劃。它主導了「華盛頓共識」而使拉丁美洲失去了幾十年的發展；它也主導了政策的結構性調整，使得非洲失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他們在美國做實驗，使得成長趨緩，而所有成長的果實只是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歐元區的設計也是在這個框架下的產物，它的經濟停滯只是整個世界的縮影。

赫德傳

作者：馬克·奧尼爾
譯者：程翰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赫德爵士這位愛爾蘭人自1863年起，直至1911年他辭世止，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一職接近半世紀。他在中國的事業歷程，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主理海關機器，創設大清郵政，在中國沿海建立燈塔制度；他代表中國採購英國戰船，為現代中國海軍奠下基礎；他參與結束中法戰爭（1884至1885年）和約的談判，為消弭戰禍作出貢獻……作者馬克·奧尼爾廣泛搜集中英史料，把赫德這位性格豐富的人物引人入勝的一生，娓娓道來。

猜火車2：春宮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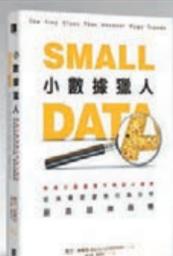
作者：厄文·威爾許
譯者：但唐謨
出版：商周出版



經典小說《猜火車》續集。十年後，《猜火車》的四個主角重新聚首在小鎮雷斯：變態男經歷過一次以失敗收場的婚姻後，打算拍A片來大撈一票。卑比因為過失殺人入獄三年後獲釋，但是依然不改其性，成天想着要如何報復捲款潛逃的懶蛋和不時寄同性戀刊物到獄中給他的匿名者；而屎霸，正為婚姻問題與毒癮困擾。有一天晚上，變態男在Pub遇到一個剛從荷蘭表演回來的DJ，閒聊一陣後發現：原來老友懶蛋捲款潛逃後，居然在阿姆斯特丹開了間夜店，而且好像混得還不錯！這時候，變態男開始想着要怎樣從懶蛋那邊弄錢來完成自己進軍色情工業的大事業；而懶蛋回到了雷斯，卻沒想到滿心不滿的卑比和暗中算計他的變態男在等着對他展開報復……

小數據獵人

作者：馬汀·林斯壯
譯者：溫力秦、戴至中
出版：寶鼎出版社



探索大數據尋找趨勢的同時，「小數據」給你更細膩、貼近人心的解答。馬汀·林斯壯專研「神經行銷學」（Neuromarketing），被譽為「行銷界的福爾摩斯」；他擔任多家頂尖企業的品牌顧問，一年至少有300天都在旅行。從西伯利亞到沙烏地阿拉伯、從日本到巴西，他拜訪陌生人的家庭，深入消費者家中尋找蛛絲馬跡——無論是冰箱上的磁鐵、浴室裡的牙刷，甚至是垃圾桶，他擅於發掘「讓顧客有感」的東西，進而促成產品創新、創造價值，為品牌找到定位。在本書中，他將訪察世界各地的故事，以偵探小說般的精彩敘述，帶你抽絲剝繭，發掘小數據的力量。

聶隱娘的前世今生

主編：陳相因、陳思齊
出版：時報文化



本書以裴鏘的《聶隱娘》與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為研究對象，書中作者群為海內外公私立大學教授：康韻梅、陳思齊、陳相因、桑梓蘭、林積萍、郭詩詠、黃儀冠，皆為一時之選，而收錄的文章也盡量不談高深晦澀的學術理論，務求向大眾讀者清楚地傳達我們對這部電影，及其原作、劇本和衍生的《行雲紀》一書是如何觀賞、分析與看待的想法。

比鄰而居的雜草

我把這本書作為休閒讀物，一邊在電腦上搜索出書中談到不太熟悉的植物圖片作對照，一邊饒有興趣地慢慢將它讀完。雜草是個群體名詞，它們與人類文明具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有句名言說：「雜草」其實是不存在的，因為它們都有自己的名字和個性。這些伴隨了人類發展足跡的個性化的生命，很多曾經或正在被人類所利用。單拿食物一項而言，中國《詩經》就告訴我們，先民們的餐桌上，很多是採擷而來的野生植物，歐洲人也一樣。雜草與人類的親密接觸，它們的習性，也被賦予了啟發聯想和思索的豐富寓意。

人類一開始就看到它們一直在「填補大地的空白空間，去修復幾百萬年來被山體滑坡、洪水和森林大火自然破壞的植被，以及如今被侵略性農耕和嚴重污染摧殘的植被。」一個嚴肅的問題是，人類破壞自然的活動，無休止的物質追求，是不是一直在與我們自己希望相反的方向努力，而且無法停下腳步？「雜草好像更善於在荒蕪的土地上扎根，在破敗的景致間生長，而它們所帶來的壞處也許遠少於人類歸罪於它們的壞處。」

植物具有的傳統寓意，中西文化中有很多相同之處。「從古時候起，虞美人

就是生與死的象徵。而我們知道中文虞美人之名，正是出自項羽與虞姬的故事。而那些小草，隨處可見，有一種謙遜之美，不被人重視；有用，卻常被誤用；會惹麻煩，沒錯，但它們也只是在盡自己所能過好自己的生活。」通過野生植物的寓意，可以表達複雜多樣的思想感情，無論是中國的《詩經》和眾多文學作品中，都關涉到大量不起眼的植物。莎士比亞也「熟悉這些植物，熟悉它們的俗名和逸聞，他的作品中提到了一百多種野生植物，並且毫不奇怪，其中大部分都是常見的植物，亦即雜草。」所以，必須向卑微與平凡折腰致敬，「彎腰也是一個習慣動作，一個不由自主的反應，一種與大地親近的姿勢。」讀者不如此，也就難以真正理解作品豐富的內涵，甚至根本沒讀懂。

雖然做不到博物學家那樣對野生植物的關注程度，但旅途，或者日常行走中，關注一下路邊的雜草，也會給人增加不少情趣。特別是它們的生命過程中展示的美學意義，因為「美是一個過程，是生長和衰老中表現出的優雅。」還有那些「歷經磨難後依然莊嚴、頑強、雅致。它們被冰雹擊穿留下的窟窿，因為病毒和枯萎產生了具有奇異美感的斑點……」它們的不受拘束的自然

本質，「那些有潛力成為雜草的植物都對邊界懷着輕蔑。」有時它們中的某些成員也會被作為珍稀品種，被貴族般養在花圃裡，但是「雜草是我們硬要把自然界拆成野生與馴養兩部分造成的結果。」所以它們們終究會逃離出去，在荒蕪的野地裡不斷開拓新的天地，「去填補大自然的空白空間，去修復幾百萬年來被山體滑坡、洪水和森林大火自然破壞的植被，以及如今被侵略性農耕和嚴重污染摧殘的植被。」

人類的戰爭也難以抑制它們，「化肥和軍火的原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德國人從農業中提取的用來殺死法國人的化肥成分，最後竟成為了滋養法國良田的化肥，這真是莫大的諷刺。」美國人在越戰中噴灑了數以千噸的橙劑，使森林成為不毛之地，四十年也不能恢復過來，但如今一種叫做絲茅的堅韌草類，旺盛地長遍了這片土地。這讓我聯想到中國古人對於茅草地重視，諸侯從天子處得到分封的土，要用茅草包上，拿去埋了立社，有了一方的社會；祭祀也要用茅草鋪於祭物之下，那都是因為明白茅草的習性才有的



《雜草的故事》
作者：理查德·梅比
譯者：陳曦
出版：譯林出版社

行為。「雜草的定義取決於人類看待它們的方式」，但它們不是什麼「出現在錯誤地點的植物」。我甚至有點喜愛它們是「一種天生就傾向於進入錯誤地點的植物……並不是因為它有毒或醜陋，而是它不知進退，拚命擠進不屬於自己的地方，並妨礙他人。」因為它們並沒有承認過哪些是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所以還不知道究竟是誰妨礙了誰呢！

「文明背後的野性從未走遠。一部人類與自然的博奕史，同時也是一副龐大的雜草遷徙與流浪圖景。」無論是鈎沉與人類比鄰而居的雜草，在歷史、小說、詩歌、戲劇和民間故事中與人類的複雜關係，還是關注與之相處的日常互動，欣賞它們多樣的風姿、色彩、氣味、觸感，總能有新的美感發現和啟示，從而能夠給人帶來無窮的樂趣。

■文：龔敬迪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